

胡红英

演唱材料



重慶人民出版社

胡 紅 英

(唱 詞)

王 夢 著

重慶人民出版社

胡 紅 英

王 燮 著
洪 流封面設計

*

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 慶 市 印 制 公 司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重 慶 發 行 所 發 行

*

開本787×1092 1/44 印張 $\frac{17}{8}$ 字數17千

195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4,300

目 錄

胡紅英..... (1)

梨香溪畔..... (17)

胡 紅 英

百花開放又是春，
東風吹得楊柳青，
隊隊游魚戲綠水，
蔚藍天際响鴿鈴。
公園一角多清靜，
陽光燦燦照槐蔭，
槐蔭下面人兩個，
二十多歲都正年輕：
穿花的名叫周淑韻，
雙辮子名叫胡紅英，
她兩個本是表姐妹，
從小相好住在一個村；
在一起打過豬草找過野菜，
在一起挑水挖土把田耕，
后山坡上柏樹林邊說過知心話：
村中青年哪個勤快哪個老誠。
沒想到兩人婚姻都不如意，
胡紅英遠天遠地嫁到這山城，
她男人做生意害了癆病，
嫁過去不上一年就死男人，

婆婆娘是出名的“母老虎”，
七八年來苦賬硬是算不清！
解放后她当选了妇女代表，
真像是干死的枯草得甘露。
周淑韻比她还要苦，
拿她抵債嫁了流氓李子云，
这家伙當時是个“保隊副”，
無惡不作外号“活閻君”。
李子云和紅英家沾親帶故，
“母老虎”是他姑媽算內親。
四七年李子云到台灣受过訓，
四八年把妻子帶到南京，
那年子周淑韻正在怀孕，
李子云攬上舞女把她赶出門！
受磨折流尽了酸辛淚，
解放后才扫尽心底烏云，
嫁了个建筑工人多美滿，
上个月調工作才到这山城。
今日里在街上意外相遇，
滿肚子話都要說給好友听，
槐蔭下別后情由說不尽，
又苦又甜含着眼淚笑盈盈。
兩姊妹言來語去多一陣，
一說又說到那李子云，
提起他周淑韻就切齒痛恨，

她叫声姐姐說話放低声音：
“前天在电影院門前曾見那坏蛋，
一个人鬼头鬼腦像个遊魂，
他在家鄉干的事情你都知道，
离鄉几年更見作惡橫行：
拉下的命債实在不少，
一双手真是血淋淋！
四九年他帶着舞女香港去，
忽然在这里露面是个啥原因？
我本想跟着他看看動靜，
电影散場人一挤就不見那‘瘟神’。”
胡紅英一听这話眉头皺緊，
埋怨那周淑韻大意粗心！
緊接着她把情况仔細來問，
李子云的罪惡活動她都問明，
兩姊妹約好下次看电影，
依依不舍各自轉家門。
从此后胡紅英把这事記緊，
在街上她特別注意行人。
万一要碰見这个大惡棍，
決不放豺狼歸山林！
这一天她义务勞動出城去，
回家時天已晚打过二更，
婆婆娘屋里有灯亮，
胡紅英勞動疲乏回房睡沉沉。

半夜里她忽从夢中驚醒，
婆婆娘屋里好像有人声，
三更半夜和誰在擺龍門陣？
心中怀疑披衣起了身！
靠着牆側耳詳細听，
又怎奈牆太厚听不真。
她轉过后屋就把閣樓上，
地板縫里往下一看，呀！她大吃一驚！

見一人尖嘴猴腮三角眼，
不是別个正是李子云。
站起身就想往派出所奔，
不忙，性急了恐防坏事情！
舍得这長線放远鷄，
看他們搞些啥再說下文。
看样子他們在把自己談論，
(婆婆娘那副潑像啊！)
鼻子兩边現出了“騰蛇紋”。
听她在罵：“吃家飯管野事她日夜鬼混，
背臺時遇倒这个‘白虎星’！
尅死男人又尅我生意不順，
口声声还鬧的什么妇女翻身。
依得我在早的那个德性，
你看我敢不敢抽她歪筋！”

那傢伙聞言样子很愁悶，
手指頭輕敲桌子在出神，
他心头像團爛絲亂成餅，
打主意如何穩住她婆媳們。
想一陣懷中取出一疊人民幣，
裝一副笑臉把姑媽叫得親：
“姑媽，我這回上省來辦點干貨，
要耽擱個把月才得回程，
想給你買點東西又怕不合意，
這點現款送給姑媽表我孝心”。
老太婆眼睛笑得合了縫，
顧不得再罵媳婦叫聲子云：
“一家人還講些啥客套，
明天打早就給你把屋子騰”。
胡紅英一切都看在眼，
這裡頭的道理硬叫深沉！
大白天為啥不來走人戶，
看親戚為啥要等到夜半三更？
一定是欺我婆媳見識淺，
因此上才找到這裡來藏身。
胡紅英心頭气得咚咚跳，
暗地里把狗特務連罵几声：
“你以為有錢能使鬼推磨，
錢再多你收買不了胡紅英！
這屋里可不是你的安樂洞，

算是你飛蛾投火自燒身！
按下了心头怒火把樓下，
想办法要捉特务李子云。
胡紅英一晚到亮睡不穩，
眼睜睜盼望快天明。

东方發白她起身梳洗來对鏡，
見自己眉毛緊皺眼里冒火星，
这个样兒管保把特务嚇跑，
必須要裝裝傻氣把心平。
第二天她裝做啥也不知道，
还假裝認不得李子云。

婆婆娘介紹这是李老表，
又是她的表兄弟親上加親。
胡紅英故意問起周淑韻，
那傢伙說已亡故害的血崩，
又說是在外地生意很兴盛，
到这里办點貨順便探親。
胡紅英句句話都像很相信，
对客人活像也还很欢迎，
轉身去煎蛋炒肉办酒菜，
給老表接風洗洗塵。

李子云見此情况松了口气，
心里头稍微放下几分。
吃罢飯有人叫紅英去開会，
趁机会她就出了門，

放開脚步跑到派出所，
找到了公安同志刘正明。
她開口說出了坏蛋名姓，
刘同志就集中注意听。
心暗想这傢伙真狡猾絕頂，
果不其然就上了何家門。
忙說道：“紅英同志請說詳細點，”
胡紅英激動得話都說不清：
“刘同志，那傢伙作惡多一言难尽，
在家鄉橫行霸道欺压鄉鄰。
那時候我的年紀小，
他以为事隔多年我記不清。
我嫁到何家从來就少來往，
他以为他的罪惡我不知情，
解放前我胆小怕事不灵醒，
他以为我还是当年的胡紅英。
因此上他才想到我家藏隱，
他打錯算盤要想逃脫万万不能！
他的坏事三天三夜說不尽，
隨便說來都叫人咬断牙根。
我們鄉下有个周大順，
这个人叫他整得人亡家又傾，
为的要霸佔人家三畝地，
兩個兒子都遭他賣了壯丁，
半路上兄弟兩個要逃遁，

實可憐双双活埋死得好年輕！
周大爺遭他吊起把腿骨打損，
周大娘活活氣死埋在亂葬崗。
十天內害死了三條人命，
這些血債殺了他也難還清。
他又還謀夫奪妻天良喪盡，
殺死了陳子華糟蹋了鄭素芬，
算起來兩年都不到，
玩夠了又把入賣進娼門。
還有我的表妹周淑韻，
差點點也成了他手下冤魂！
她曾經把情況對我反映，
公園里我們談到過李子云，
他曾到台灣去受過訓，
回來後當偽憲兵連長跋扈萬分！
穿一身美軍制服手槍隨身帶，
比從前加倍的殘毒凶橫。
臨解放帶着舞女去香港，
這陣子又忽然露面在本城。
明擺着這是個裝人的惡鬼，
破壞我們工業建設危害人民。
這種人留着他就像霍亂菌，
快把這堆臭渣滓倒進垃圾坑！”
胡紅英越說越憤恨，
老劉說：“逮捕他真正是容易萬分。

我們還需佈置好一網打盡，
管叫他狐羣狗党都落網就擒，
你今天提供的材料重要得很，
希望你要冷靜格外小心！
回去后多注意他的行動，
切不可過於性急打草把蛇驚！”
胡紅英點頭來答應，
黃昏時她才告別了劉正明。
回家去一言一笑都很謹慎，
夜深時上閣樓監視李子云。
第三天她又把閣樓上，
李子云在屋里咳嗽沒有開燈。
眼見得鎖反運動步步追緊，
李子云近日身上像插滿鋼針！
吃不下睡不着心神不定，
冷淒淒一雙賊眼更顯陰沉，
縮在了屋角角像個鬼影，
垂頭喪氣頭髮抓得個亂紛紛！
心里頭好像是吊桶下了井，
思前想后七上八下在翻騰，
要想逃眼見得無處逃奔，
不逃走長住這里也不行！
怕的是查戶口別人追問，
搞不好就要現原形。
老太婆老朽貪財好打整，

要說怕就怕胡紅英。
假如能把她弄到手，
这才是万全之策好事情！
头一条找到長久安身地，
名正言順是她家招郎上門；
第二条也去了一塊心病，
縱有差錯她不得檢舉自己的男人。
这傢伙如意算盤打得起勁，
一張鬼臉变得笑吟吟，
正在邪想有人把屋進，
猛然間屋子一亮扭然电灯，
嚇得他跳起多高手脚發冷，
看清了是他姑媽这才放下心。
李子云依着計劃做，
百般討好總在把姑媽奉承。
給姑媽泡杯香茶是龍井，
曉得她愛打牌就大扯牌經，
又說是老太婆臉色不正，
要托人給她帶點鹿茸精。
老太婆看見侄兒这样孝敬，
喜欢得四肢無力腦壳發昏。
李子云又轉起弯弯把話論，
轉弯抹角慢慢的扯到正文。
說什么兩代孤寡無人照應，
李氏門中也只剩下他一个人；

說什麼自己存款多得很，
只可惜爹娘早死沒處盡孝心；
說什麼壺中無酒難留客，
胡紅英遲早總是要嫁人。
丟下她孤寡老娘才叫可怕，
百年後誰來披麻送老歸山林；
到最後他才說出願把香火頂，
兩全其美真是親上加親。
老太婆被他說得千肯萬肯，
閣樓上可氣壞了胡紅英。
氣得她拳頭握得邦邦緊，
氣得她緊緊咬嘴唇，
若不是三番四次把自己提醒，
她一定會沖下樓去揭破他原形！
忍氣她又往下看，
老太婆要睡覺出了房門，
李子云關上房門加上杠，
忽而點頭忽而癡笑轉個不停。
只見他走到床前來站定，
一雙賊眼四下亂盯。
床底下抽出小小一卷紙，
擦一根火柴就把它燒焚，
燒成紙灰收來放口里，
和着了熱茶一口吞。
胡紅英差點出聲喊，

这一个装人的恶鬼露了原形！
看起来城里有他的同党在，
怪不得他跑到这山城！
她决心要把特务看得更紧，
第二天黄昏后暗跟特务出了门，
李子云鬼鬼祟祟贼眼虽然四下滚，
没看见胡红英远远把他跟，
那傢伙真狡猾东荡西混，
到后来躲躲闪闪来到大西门，
走到一个香烟摊上将身站，
那摊贩对他好像很欢迎。
咳！他不会抽烟到烟摊上去做甚？
他两个莫非拴的是一条藤！
好一个胡红英真是聪敏，
趁人多她跑进饭馆把楼登，
凭着窗户斜望过去多清楚，
和他两个相隔只有两间店门，
李子云抽香烟把火凑近，
嘴里头在说啥只是听不清。

（他在给钱吧？不对！给钱总要清清
数嘛，为啥从口袋里抓出一把来就遞
过去呢？再说那个卖香烟的慌忙接过
来捏在手，看都不看呵，这……）

“呀！这是在遞情报是轉移罪証，
沒早逮捕該不得放虎还山林？”

那傢伙走了一陣她正要把樓下，
香烟攤上又站着一个人。
看他打扮倒像一个幹部，
那攤販把那東西又塞進他手心，
胡紅英心頭有了數，
下樓後他跟着這人把下腳看清。
一轉身她就跑到派出所，
累得她心口狂跳氣都出不勻。
劉同志聽她說罷連說：“不要緊，
李子雲一舉一動我們都知情。
他就是變馬蝦也難逃遁，
他越活動就越容易現出原形。”
胡紅英聽此言她暗暗高興，
看起來他要逃脫除非會駕雲！
十一點她回家去夜深人靜，
推開了自己房門她大吃一驚！
桌子上几盤几碗擺得齊整，
三副杯筷外搭兩個大酒瓶。
兩個人坐在桌邊把她等，
一個是老太婆一個是李子雲！
老小兩個迎着她各顯本領，
一個是裝慈愛一個是裝溫存。
你一吹我一唱配合得緊，
說的是婚姻法硬是英明。
寡婦守節又封建又不人道，